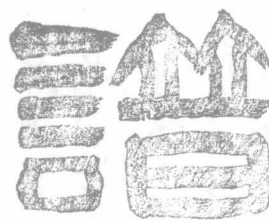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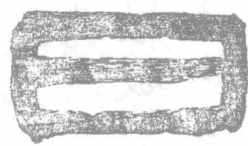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藏

中華歷史人物別傳集

綫裝書局

武陟王少白先生校訂



兼山堂藏板

補刊日譜序



聖賢之學盡倫而已聖賢之教明倫而已而理具性生事惟日用積日成月積月成歲終身行之而不能差違則泐世窮則泐身筆之於書之即淑世無二道也微君孫先生清風却濁為吾道正宗稽其言行一孝弟而君臣夫婦朋友至性至情胥由此推以斬人倫之至而金天命之原其致力得力處要惟戒懼慎獨是慎之過日之記之以課疏密積之則終身無不慎析之則須臾無不慎以致周旋起居進退出處發而為喜怒哀樂無不中節中和位育天地萬物與為一體具有不容天下一量極養流連猶堪想像其親炙者當何如也嗟晚近士大夫窮高務遠侈言經濟而昧學問即學問失於格物致知

竊虛聲而忘所本來是有儒冠儒服方行短
步競於性命倫常躬行實踐者竊目為
庸近而無奇而不知其所謂近者皆人情也
五道莫外也所謂庸者皆至德也斯民鮮
能也孟子曰親之長之而天下平舍此無以為
治也愚居處教則近於禽獸如此無以為
人也先生淵雅高尚不出戶庭而教師友
傳道得徒全體大用具有在是謂真

儒是謂大儒絲竹之聲聲分粗豆夫豈愧哉
先生十世孫馥堂茂才以舊刻漫漶集資脩
補并索序之於後生淺學烏足窺測第
忝守斯邦深以得近所居占讀其書為幸
之所存幾不自揣而仍未定表序也其妄測
是書之大旨聊紀補刊之歲月已耳
光緒癸巳季夏潘陽後學曾培祺拜識



夏峰先生以勝代名儒隱居高尚
蘇門片席斯道在茲其學之精
微廣大無所不包固早上達
九重為海內學者所共仰後生末
學無待贅述為也所著書若干
種歷經先達捐貲刊布於今
于百泉祠內先賢矩矱後學津

梁誠吾人所共當保護者甲午
孟夏吾師曾與九先生書來言
徵君十世孫馥堂茂才以舊刻日
久漸就漫漶將集資脩補兼以新
脩日譜一種携示同亟告知當道
共得資若干交馥堂將全集一律
整理馥堂以為不可無一言并首

特識其顛末如此安敢曰序先生之集也

光緒甲午八月宛平溪學邵松年

謹識并書



日譜序

孫君必政輯其先人夏峰先生日譜凡廿六卷先是中缺多卷求之屢年不獲後得之馬氏家其書始完馬之先即先生門人也其搜輯之力可謂勤矣先生之

一

學與先忠節公同出於象山陽明先生輯理學宗傳收先忠節公講學之旨發明無遺蓋其交之久而知之深矣先忠節公之平譜先生曾手訂其書而霖於二百年後復獲讀先生之日譜

於先生之學無從望其涯涘又
何敢為是書序此書之撰中州
也去蘇門僅一河之隔而孫君之
刻是書又適當霖雨之時猶念夫
兩先生交契之深至數世後子孫
而其人其地某猶有作之合以繼

二

於後者而不考夫日譜中所載以
密觀曠觀其字者既可補予家
乘之缺且以見先生與吾族往來
之款洽贈答之勤忠節公而後
固不一其人及霞諱之恍然置身
於先生時也故書諸簡末以誌吾

主事乃翁為古聖賢修身行
己之學無不於日用起居以規其
本原此又日譜之作幾與年譜同
不可廢而孫君之刻是書名烏
密後載光緒癸未冬宜興唐傳霖
謹序於中州節署



三

夏峰孫先生日譜序

吾人體道之功尚不極之息養瞬存則天
命之流行者不能凝承在我而人欲間之易
日君子終日乾、夕惕若厲盤銘曰日新又
新周頌曰日就月將論語曰晝夜食之而
述仁古之聖賢閑邪存誠兢、致力於自
用間者信去一息之或懈也

國朝理學名臣所行遠用莫如湯文正公而文正

日譜序

三

夢師事夏峰孫先生其稱先生之言曰
自述曰後凡日用動作應事接物纖細必
書雖患難深難人事繁當未嘗稍廢晚
年造詣益精默契神化超然物外回視數
年前必有自適月長可自澄自勘而他人可
能識測者又曰先生動靜澹然無私道妙
一堂之上太和景象如坐春風又曰其學以慎始
為宗以踐認天理為要以日用倫常為實

除後尹中丞孫洛望編集先生言與文正

其同然則先生之學洞見存於後政理于所
習之間庶幾自種不息迭次顯現必于先生
歟所著有理學宗傳四書近指諸葛大君
書終正指聖學錄兩文彙錄甲中大難錄
歲實居文彙各向自謗微輔人物考中則
人物考考反中實錄四札和乙丙記事記
文正公年譜諸君集先已梓行而日譜

日譜序

四

獨出蓋以授人其遺陸所刪定遺集
湮失先生商榷而錄之雖付剞劂
者也張君如心定其不告善屬為之言
崇光居近先生之國又策居于學未終
補先生之言何以名倫先生夏峰文正
之稱先生者敬擬簡端以誌景仰云先緒
三年十一月既生古廊後學街崇光謹序



補刊日譜序

憶自束髮誦經時几案上即有 徵君孫先生理學宗傳一冊雖時放閣猶覺讀無所聞見至弱冠攻時藝於其書猶浮慕焉及壯沈心紬繹之兼觀其四書近指尚書近指讀易大古繼輔人物考雖先生著作十餘種未見其全而已知其學修之精且密也至光緒丙戌相與於河內卜昌村先生九世孫士佩君自懷郡諸書舍挾新刊印日譜數函相視之凡三十六卷夫年譜猶是述其一生大概至日譜則按日記其行為舉凡朝夕起居日用動作以及師友問答弟子追隨與一時海內賢豪

補刊日譜序

三

酬贈往來之情事雖造次顛沛未嘗不書皆足驗無間日無曠日無日非晦存息養之日即無日非明物象倫之日可以於日而見學可以於日而見道可以於日而見天人之奧可以於日而見性命之微彼湯盤之言日新周頌之言日就曾子之言日省豈有異乎此作日譜之意也當其纂刻日譜也士佩君謂家中原稿殘缺者多訪知南陽內鄉縣王子涵家亦有舊本士佩君往返數千里不惜跋涉之勞收輯之遂與吾邑王少白先生曹對校閱幾經寒暑而後就及欲付梓又乏剞劂費乃復百計周章始鐫板於是以編次成卷帙固已大

營矣至壬辰板被蠹蝕數十片是時士佩君已歿世矣其賢嗣頤堂君勃然曰此數十片文字漫滅不可考不增補之再歷年所損壞益多不且遺失而莫傳乎迺復撫拾臚齊而重鐫之頤使國者備虧者全又成完璧頤堂君之補刊是書固繼述中事也亦烏容已哉是年相館於劉村頤堂君屬為序先生之學相無從窺其涯涘何敢以管蠡之見妄測高深緣與頤堂君兩世契交故誌其始終一以幸先生道學之傳一以遂相區區嚮往之私云爾

光緒十九年七月中浣古安昌後學葉玉相謹識

補刊日譜序

四



九世孫士佩十世孫懷堂

九世孫士佩十世孫懷堂 手先生日譜錄存

自順治己丑迄乙未凡七卷未錄梓者尚

先生年譜者也卷首舊序三一即連陸次則

先生年譜者也卷首舊序三一即連陸次則

先生年譜者也卷首舊序三一即連陸次則

先生年譜者也卷首舊序三一即連陸次則

先生年譜者也卷首舊序三一即連陸次則

先生年譜者也卷首舊序三一即連陸次則

先生年譜者也卷首舊序三一即連陸次則

先生年譜者也卷首舊序三一即連陸次則

先生年譜者也卷首舊序三一即連陸次則

先生年譜者也卷首舊序三一即連陸次則

先生年譜者也卷首舊序三一即連陸次則

先生年譜者也卷首舊序三一即連陸次則

先生年譜者也卷首舊序三一即連陸次則

先生年譜者也卷首舊序三一即連陸次則

先生年譜者也卷首舊序三一即連陸次則

先生年譜者也卷首舊序三一即連陸次則

先生年譜者也卷首舊序三一即連陸次則

日譜序

五

日譜序

六

之問頗瑣數十書而始玉出不同

起人在京師則大怒標揚人曰女敢謂至京

師女選數十晝夜至京師女敢謂至京師聞者必往而

之矣止是惡知夫當其乘風跋浪偶失勢舟中

不啻漂于外夷及無何有之域邪故夫人之於道

學之至與未耳苟至焉陸王道程朱道董韓李亦道

也不至則經生文儒人知其鄙矣為程朱者必藥為陸

也母亦寧為其學於書者遠乎先生之學少雖假藉

姚江晚更和同朱子之說所著理學宗傳論次宋元

儒甲第不謬齋然則先生之學之于道在是矣耿

親業先生顧分茅設絕誠其言至此文正有言曰

傳子靜失子靜龍溪傳陽明失陽明 壽恒 懼夫耿君

言續楊王之覆而北馳乎道也故詳辨焉以為先生

譜錄存序時在光緒八年正月嘉定廖壽恒謹撰

日譜序

江少從鄉先生游聞中州文憲盡在夏
峯心竊慕之而以未得讀其書爲憾丙
子通籍後宦游豫訪先生書友人告江
曰先生容城人晚年徙居輝邑講學於
蘇門山麓今其苗裔居輝者多而其著
作盡在輝焉欲求其書盡往輝無如一

日譜序

七

行作吏鞅掌風塵心欲往而身未能至
耳庚辰冬十二月來綰輝篆下車伊始
遂訪之購得先生所著書十有餘種案
牘餘閒覽其詞玩其旨竊覺見理之精
且深說理之明且透直可洩天地之苞
符闡聖賢之蘊奧向所聞中州文憲盡
在夏峯益信斯言爲不謬矣明年春先

生九世孫士佩晉謁出示日譜二卷屬

江爲序曰此先徵君已丑出門後日有
見聞筆之於書所以補年譜之未備也
江受讀數過見其言皆日用云爲之故
友朋贈答之詩間或採節義之事與志
行之人無一不關人心世道脫非躬行
心得者烏能與夫斯嗟乎予生也晚未

日譜序

八

躬列門牆親炙先生之教而又地分
南北未及早睹先生遺書以爲磨礪我
躬之助徒於二百年後二千里外遙聞
先生之名空慕先生之風良足慨已茲
者來官斯土得以游其故里接其後裔
讀其全書以想見其爲人是亦此生之
幸也夫竊惟資性庸愚學問淺薄未能

先生之道何敢序先生之書况湯耿
諸名公序之於前發是編之蘊者詳且
盡矣又何待江贊一詞哉然而景仰之
忱有不能已於言者爰不辭孤陋謹著
數行於簡端以應士佩之請云爾
穀堂

峇

光緒七年歲次辛巳暮春上巳之辰

日譜序

九

賜進士出身同知銜知輝縣事婺源後
學潘江文濤氏謹識於古共城公署



孫徵君日譜錄存敘

光緒辛巳年春九世孫士佩十世孫穀堂刊其祖徵君

日譜錄存成自順治己丑至康熙乙卯如千年為如干
卷初湯文正公亟稱徵君日譜然近世所刊徵君全集
無之乾隆中尹會一續洛學編同治中李元度為先正
事略於徵君書紀述甚備不言有日譜事略記徵君弟
子魏一驚事稱魏君為徵君訂正年譜今攷文正送魏
君敘知所訂者日譜非年譜也康熙庚戌冬文正與魏
君會於蘇門徵君以日譜授魏君使刪定魏君北歸則
移書文正使校正其本末如此然王廷燦楊椿先後輯
文正年譜皆不言校日譜事蓋是書雖存知者鮮矣同
治癸酉年士佩始得之於王君子涵題曰錄存蓋王少
白刪定本既以歸鏤板於輝光緒乙酉年刻成於是徵
君書乃大備若乃修學道古大指與夫應事接物一言
一動纖介之誼凡生存亡屈伸進退之節若升階排闥
接席而親受詔於徵君也蓋學之難也自大儒所親述
傳之其人其為文易知而其道甚美也不及百年或耗
焉無聞知至若文士私學小智鉤析六藝異端曲說依
附大道為之者難學之者勤君子病焉而傳之久而彌
昌夫好奇博厭平易乃自古歎之矣士佩區區掇拾是

言於時侯之後而表章之使後君之想益顯豈可謂不
賢乎抑時有之無念爾祖事修厥德士佩
則修厥德以祖其家將自今始

光緒二十一年二月武清徐福康



日譜

序

士

孫徵君先生日譜序

先君子潛心理學嘗輯傳心要語以夏鑒徵君集明儒
之大成每欲刊刻全書以公同好咸豐戊午 濟
保陽得日譜原稿于徵君八世孫先君子視若拱璧適
時即欲發刻旋以腿疾還里不果辛酉壬戌皖匪迭擾
內鄉家中數十萬卷書盡歸兵燹而此書屹然獨存固
由先君子保持之力抑亦徵君呵護之有靈也今歲秋
舍弟之江小兒靈顧 赴省鄉試得晤徵君九世孫士佩
始知鄭松峯公祖王少白先生商刻是編尋此原稿因
馳書千里告知於 澹清 維先儒之顯晦有定數即先儒
著述之顯晦亦有定時雖是編之刻先君子未克手成
其事而後有同志亦可償先君子未竟之志矣特急函
致 舍弟 令將日譜臚齊奉還至於徵君學修海內君子
胥能言焉無待 澹之再贅也已

鄉後學菊潭益樓王之澹頓首謹識



日譜

序

三

孫徵君先生日譜序

歲辛未_子日鐸淇園嘗適其城過夏峰見先生以兼山名堂取良山之義孝友爲政立家人之規欣然嘆曰道在是矣情未得親列門牆日領訓勉不免有人往風微之慨今幸矣先生裔孫_{士佩}復堂攜日譜至展卷捧讀不

啻日相晤對其言有曰須從日用常行內直道先天未畫前旨哉斯言殆能窺破良知之旨乎良知蓋發自陽明者也先生學雖本與王究不駁朱其所主者道而已會合兩家之說以求一是之歸天下講學無異同之見者自此譜始且夫譜固傳先生之學者也其適四方則

日譜

序

三

日遊譜其誌一生則有年譜亦是規其生平大凡而其功之最密者莫如日譜一書凡師友之問答弟子之追隨與夫儒先之授受聖學之淵源莫不宗於是譜中由是因王追陸由陸會朱斯道合一之旨不至廢墜者是先生之譜之意也是譜也始於順治己丑年歲月成於歲暮殆有隨時隨處體認天理之意焉是年先生九十有二前多俠氣至此則歸於聖賢矣特序以表其學力之所在云是爲序

光緒二年桂月鄉後學崧嶠侯伯良敬識



先生日譜序

文中子生隋唐之際佛老盛行毅然以孔子爲宗匹夫肩絕學之統其有功於斯世甚大朱子集群儒之大成其徒傳之金華諸子遞相授受至明初制作一代典章率本朱子之教以是知大儒抱道空山修明六經非一世之業也容城徵君孫先生登萬曆庚子鄉薦與鹿忠節爲友以躬行相砥礪居親喪結廬墓側於憂戚歸慕中悟心性原本慨然以聖人爲可學而至天啓乙酉間大興鈎黨之獄左魏周三君子橫被榜掠故交避匿先生獨上書樞輔鳴鼓舉旆爲之鳩衆伙助生死禍福

日譜序

西

不足動其中其剛大之氣復如此時會搶攘保全危城避亂山中隱然負王佐之望徵書屢責堅辭不應晚年講家蘇門聲華刊落生徒數百結廬相就其地自姚許之後稱再盛云先生於道慎擇而約守之發爲文章皆躬行心得之餘未嘗有新奇可喜由其說而持循之人人可以寡過所著四書近指讀易大旨尙書近指精義明前儒所未發嘗以古今諸儒見有偏全力有淺深要

以不謬聖人爲歸慈湖以傳子靜者失子靜龍谿以傳陽明者失陽明儒而雜禪不可不辨苟無致知力行之徒憑揣摩億度以軒輊前賢先生之所不與也

吾人晨興拜謁家祠獨坐空齋竟日無情容事物之來
泛應曲當濁酒孤燈對友譚學至丙夜不倦自非功深
於人之所不見者烏能自強不息如此乎當草昧初開
十戈未戢人心幾如重麻賴先生履道坦坦貞不絕俗
使人知正心誠意之學所以立天經定民彛不因運會
爲遷移振三百年儒者之緒而爲興朝理學之大宗
其於文中紫陽何如非愚之所能知其有關於世道則
一而已矣

睢陽門人湯斌敬題



日譜序

五

孫徵君先生日譜序

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故道亦不變上古無書可
故人直見道原毫無障蔽豈非學於天者近而學於書
者遠哉中古人漸多書亦漸多生其後者之拘縛轉甚
豈非中古之書增中古之蔽哉是故士生中古之後共
明上古之學無取乎敷衍前人而貴乎擴前人之識俾
聖真復明其功大是故理學自秦火之後暗而還明見
知聞知至程朱而聖人之真境漸出然則程朱豈非度
世之津梁上古之大有功人也哉然聖真如天天有二
氣四時以至七十二候在程朱不過發聖人之一端盡
聖人之一境非謂聖人之境逐盡於此也而後世之
功令遵朱亦曰有程朱可遵則遵程朱姑如違道不遠云
耳豈曰程朱之外竟不許人擴充之哉無如訓詁家不
善奉承

功令俾後人經傳立疑之際敢於疑經而不敢疑傳甚至
不敢背傳而敢於背經夫傳以傳經也使人不敢背傳
猶可言也至於敢於背經豈所忍言程朱有知豈不樂
有諍臣以匡身後哉吾

師生中古之後而闢程朱之精微兼表章效譚論於程朱
者而後人知程朱之外復有天焉是故法各爲用而二

六

氏之縛以解建安亦無朱元晦青田亦無陸子靜然亦無王伯安而訓詁之縛以解諸縛解而後聖人真境煥然復明於世聖真出而道之大原睹矣道之大原睹而後程朱之苦心見苦心見而後其爲功於聖門者益著豈曰效諱論於程朱遂廢程朱哉

先師之曾孫以宣因錄曰譜成而問大旨爲言其大略如此識此意者可以讀日譜且可以盡讀中古之書而無所蔽矣以宣曰吁是可以爲日譜序

康熙壬申夏至後一日范陽門人耿極敬識

日譜序

七

孫徵君先生日譜序

徵從遊先生四十餘年矣每愧風塵馳逐泪沒半生

與我者已不可復問自丁酉解組後兩過夏峯

我夫子起居語默者逾月甲辰夫子歸里復得追隨杖履日聞所未聞始知吾人性分中原有不豐厚而富不

爵祿而貴不表暴侈張而可大可久證之往古質之來

茲此心無不同此理自無不同然此心不

理不能自認心之或明或昧若存若亡

之過也夫子每於此嚴爲指示余恍

日復其見天地之心復者陽之初

日譜

序

方

焉矧人心哉是冬取夫子日譜讀之細心捧閱將及門

之問作已心之疑將夫子之答解

段段發覆如目之去塵沙以還明耳之去木楔以還聰

四肢之解羈縛以還舒泰也程子曰吾學雖有所受天

理二字却是自己體貼出來

吾心乎或問余曰子之師

本心之說將無異乎余

師之言心矣惟精惟一

踰矩之謂也心與天奚

中學人之病者三百餘

且以嘉惠同人此

豈但有功於後學實

聖人之道也行將與理學

宗傳並重矣余

敘問學之次第以告吾黨願以余

之荏苒爲戒

明夫子之道焉庶不負師門諄諄提

誨之

余之所厚望也夫

康熙三年甲辰臘日上谷門人魏一鰲頓首題



魏蓮陸先生序文雖有殘缺文義尙可通即日譜內

語亦間有缺字鄰見不必貼去留空以待補完若因

有缺字即將此數日刪去既有間斷即與日譜之名

日譜

序

九

相戾且每日下所缺之字有限有意義可考正不必

貼去所酌之

光緒乙亥夏四月十九日略文光特識



孫徵君日譜錄存序

天下名山大川多矣未至其地則固不知其美也然而
遊天下名山大川者亦多矣乃或有周覽數出詢以山
之高川之盛則又茫然與未至其中者無異則是遊天
下名山大川者非其中有所甚好焉即至其地猶然不
知其美也未至其地而不知則無可責焉爾既至其地
而其心之所好不在焉其負此山川也實甚也生也晚
而父居於晉之鄙自就外傳後先君子即爲延師而教
之然而所習者舉子業耳日揣摩時好以求一售其於
聖賢之道理學之旨不啻與越人講秦華與燕人談江

日譜序

辛

漢也暨王辰釋褐筮仕於皖之潛陽因吏事而反求焉
始悟前日伏首咕嗶父師之所以教我者皆爲今日實
用之事而非徒博一第爲也則又求所爲聖賢之道理
學之旨於詩書文字中凡遇古人行一善事未嘗不感
慨留連恨不遇古人之時居古人之位而惜吾有志而
未逮也歲次癸卯來貳上谷守訪上谷之賢於潛之協
鎮金君抱一因知有徵君先生至側造其廬而誦益焉
一鉢之頃見其應門侍側如元方季方之在太邱前老
老幼幼少少長長雍然太和氣象則固在一室中英先
生言皆忠孝動即樞機徹床踈席總成樂境非真有得

於聖賢之道理學之旨者詎能如此乎及歸於蓮陸親
師之案頭見日譜一書再四翻閱然後知人苟有志於
聖賢則無一人不可爲無一事不可盡無一時不可學
反而求之於身心之間日用之際念之所啓意之所適
去小人之中庸而存君子之戒懼無非聖賢立脚之所
而凡古人之詩書文字則皆教我以從事之方而非謂
汝但講求乎此而口能爲言筆能爲書便謂聖賢在是
也今者先生之書具在則天下之名山大川也忠始願
知好之矣當梓以公同志凡有能至其地而心焉好之
者其某山如何佳某水如何盛則固在其人自得之耳

日譜序

忠

池方由此而求進焉則固不能代爲之筌蹄矣

乙巳季夏晉陽門人常大忠拜題



孫徵君日譜序

心愚魯但工八股業斲花窮年終未得當其於理學益
慙乎其未有聞也新中同志友郭熙侯每爲心言夏峰
有孫徵君先生學宗孔孟接濂洛關閩之傳吾從遊
親聆其訓誠一代偉人不可當吾世而失之心聞言始
知理學淵源統系在夏峰夫子誠不爽也歲壬寅介照
侯延見得親炙光儀因識其著述諸書若家規答問讀
易大旨近指宗傳節孝錄年譜日譜各類不一而其泰
酌古今衡論人物闡明斯道之宗發揮心學之秘不外
日用飲食而天人理道聖賢與旨畢昭焉師曰若等從
吾遊不知工夫要領所學何事隨時隨處體認天理此
八箇字吾生平精神盡在此若等舍天理便無志趨舍
體認便無工夫即其教言諸書大意悉可嘿會矣至他
書編次刊刻各有定本獨日譜一書因時紀事帖括浩
繁觀者難於披讀君襲世兄毅然以訂正倡明爲已任
於庚午歲元日立志手錄自是筆不停披兩年告竣其
他書已載者無登字義差訛者悉訂焉爰繁取簡挈領
提綱俾檢本者按序可索探源者邇流可學前此未及
裁定者君夔仰體而裁定之將斯道自茲可衍心學自
茲可共証矣豈特叙編次工模楷已哉嗚呼哲人云往

日譜

序

忠

如見淵源一服家學傳延見一斑

壬申孟春汲水即入任宅

序

三

紀事

先徵君日譜共三十六卷自順治六年十一月告墓移家起至康熙十四年止一言一動一筆一墨皆 先徵君所手著也門人子孫各有鈔本藏於家道光壬寅取出觀之蠹蝕蟲穿不能展卷傳蔭軒表兄見之恐其遂就湮廢即命裱工通為裱出訂為三十本時林縣徐龍溪先生假去寫成七分未克終卷丁未南陽府內鄉縣王子涵觀察欲獨力付梓將原稿取去旋因宿疾綿延未能刊刻 自此不見原稿者二十餘年因借龍溪先生鈔本寫出數卷至於原稿之存亡幾有不可知者

日譜

癸同治癸酉 以事至汴適子涵先生少君之江及令孫在焉 訪而詢之咸曰 徵君夫子日譜存吾家者有年今既相遇即當歸於君家矣 不勝欣喜遂自南陽取回惟期敬謹收藏尚未敢遽言付梓也甲戌 以事至廣平詹一峯先生謂 日譜既獲原稿即當刊刻不可延緩遂以朝服典十金作為捐資曰此事我先開端武酌堂先生於是為一公啟繼告同人而捐資乃稍稍集矣 遂以校對之事屬之武陟王少白先生先生慨往不辭即於是年冬日開雕陸續刊成數卷旋以捐資告罄兼值光緒三四年豫省大荒遂以停工越